



未来的战士

WEILAI DE ZHANSHI



未来的战士

《红小兵报》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未 来 的 战 士

《红小兵报》社 编

杨文义 装帧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字数 57,000

1973年9月第1版 1973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01—400,000

统一书号: R10171·240 定价: 0.26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小说、散文集,包括《未来的战士》等十八篇儿童文学作品。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国广大少年儿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新的思想面貌和丰富多采的生活。作品塑造了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先进少年儿童形象,《新邻居》中的马俊,《国境线上》中的傣族小姑娘阿娜,《小旅客》中的国平,《甘河的孩子》中的鄂伦春孩子阿合音单等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你要知道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是如何生活、学习、斗争的吗?请认真读一读这本集子吧。

目 录

新邻居·····	浩然 (1)
青松岗·····	远征 (8)
未来的战士·····	邵钧林 (16)
考试·····	云涛 (29)
红小兵护粮队·····	戴慕仁 (38)
师徒观礼·····	晨晓 (45)
一条红鲤鱼·····	尚庄公社文艺创作组 (55)
喜鹊孵蛋·····	马加鞭 (61)
国境线上·····	黎汝清 (68)
甘河的孩子·····	孟左恭 (80)
狩猎·····	陈淦生 (86)
饲养员小曹·····	金年兴 (92)
雨夜·····	周璐 (98)
小旅客·····	姚克明 (106)
肖兵兵·····	吴林芳 (121)
小医生·····	郑开慧 (126)
煤·····	张少文 (135)
冬梅·····	乐汉星 (142)

新 邻 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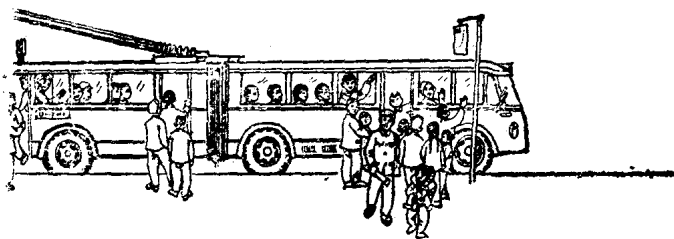
浩 然

小朋友，你们搬过家吗？没有吧？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人熟、地熟，生活上方便，换个生地方，多别扭呀！我最近调动工作了，领导上为了让我上班下班少走路，再三动员我搬到东郊一个新居民区去。这个星期日上午，我决定先去看看，搬，还是不搬，回来再说。

一辆天蓝色的无轨电车，载着我和许多男女乘客，“呜呜”地跑出首都朝阳门；一站又一站，上上下下人不断。到了呼家楼那一站，车停稳之后，上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她弯着腰，背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好几个人站起来给她让坐。

小姑娘很有礼貌地说：“谢谢，我们再过两站就下



车了。”她说，把背上的男孩子往上颠颠，稳稳当当地站在那儿。

我这会儿仔细地看看她。她穿着蓝布裤子、绿毛线衣，系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一只手弯在背后，搂着男孩子，另一只手攥着一只盛着药水的瓶子，手指头中间还夹着一个小药包；身不晃，气不喘，显得很有劲。看样子，她在学校里一定很爱好运动。

我跟小姑娘和好几个人一块下车。我们都张罗着替小姑娘背背她的小弟弟。可是她朝我们笑笑，躲闪着，同时加快了步子；把我们甩下挺远之后，又停住脚，扭头朝我们看一眼，晃了晃脑袋，好象说：“我挺勇敢吧？”她那神气，把我们都给逗乐了。嘿，多么要强的小姑娘呀！

我先到居民委员会取开门的钥匙。居民委员会的同志说，钥匙存在同院的一位马大娘家里，要我自己去拿。我就走出来去找这位马大娘的家。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对这个地方是挺熟悉的，如今变了样，一点也不认识了。过去的污水坑、垃圾堆、荒坟破庙和坡坡坎坎全都没了影子，代替它们的是各种各样的建筑物。走过一个新开设的百货公司和一座电影院之后，刚刚铺上柏油的公路把我引到一片居民区。这边有高楼，也有平房，灰砖红顶配上挂着绿叶子的树木，特别美观。

我按照门牌号码走进一个非常干净的小院子。有十几个小孩子在院子里搬砖的搬砖，铲泥的铲泥，热热闹闹地忙碌着，不知搞的是什么游戏。我问他们马大娘住在哪间屋子里。

孩子群里一个拿铁锹的小姑娘停住手说：“叔叔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

我一看她那绿毛线衣、红领巾，立刻认出她是我在车上遇见的那个带弟弟看病的小姑娘，就把找钥匙的事情告诉了她。

她歪着脑袋想了想：“我没听奶奶说过这个事。她到西城给南院退休的刘爷爷领生活费去了；回来还得到白叔叔家去一趟，给他送一支钢笔，午前准回不来。”她说到这儿，大概发现我皱了皱眉头，就笑了笑：“叔叔，遇到困难要想办法，别发愁；钥匙只要在我家，我保证给你找着。”她又对孩子们说：“休息一会儿吧。不要吵，李阿姨上夜班正睡觉，小三害病，也怕声音。”



我跟着小姑娘走进她家的屋里，只见一切陈设都是朴素整洁的。北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边有一张志愿军英雄的照片。

小姑娘说：“那是我爸爸。他上班啦。”

我看到挨着镜框有三个奖状。一张写着“先进生产者”，一张写着“街道积极分子”，一张写着“学习成绩优良，五年级二班马俊”。

小姑娘指着第一张奖状告诉我：“这是我妈妈的。妈妈今个休息，到乡下看我哥哥去了。”她又指着第二张奖状告诉我：“这是我奶奶的。”她没告诉我第三张奖状是谁的，一扭身子，面朝东墙去了。我已经猜到，她一定是马俊。

东墙上挂着一个自制的小黑板，上边写着两行字。第一行是“陈家买煤，大的二百块，小的一百块”。第二行是“通知送牛奶的同志，杜家增订半磅”。小黑板下边有一排小钉子，钉子上挂着一串一串的钥匙。我很奇怪：怎么这样多的钥匙？不过我也很高兴，这样多的钥匙里边，一定有我那一把的。

小姑娘马俊一边在钥匙里找，一边说：“这串是陈家的，这串是林家的，这串是电闸上的，这串是藏灭火栓那个柜子上的……我全认识，哪有你那把呀？”她说，又在抽屉里和柜橱里找了一遍，想了想：“兴许在刘爷爷那儿。刘爷爷前几天跟我奶奶说，他侄子要给刷

屋子来，顺便把你那三间屋子也刷刷；也可能在李阿姨家。李阿姨跟我奶奶说过，今年冬天家家要安个固定的木头风斗，也要给你那屋子安一个。你等我一下啊。”

马俊跑出屋子。过了一阵儿，她又跑回来了，手里提着一根红线绳拴着的两把银光闪闪的新钥匙，高兴地抖动着对我说：“找着啦！找着啦！在周婶家。周婶跟我奶奶听说白叔叔腾出的那三间屋子要来新住户，就带着我们几个小朋友帮着打扫，我在墙角拾着白叔叔丢下的那支钢笔，今个奶奶给白叔叔送去了。准是那天周婶把钥匙带到她家里去的。”

我跟着马俊走到中间那一排房子，靠东头那三间，窗户下边的那一排玻璃上，遮着一层厚纸；那是盛洗衣粉和香烟的大盒子拆开的纸片，用图钉按在上面，两条粉红色的纸条在那儿飘动着；纸条上写着“爱护公物，小心玻璃”和“讲究卫生，不要乱涂乱画”。那字儿写得很幼稚，笔划倒是很有劲的。

我用钥匙开锁的时候，马俊指着那些厚纸片说：“叔叔，你今天要不搬来，别把这



纸拆下来呀！”

我点点头，又问她：“是你给我安上的保护纸吧？”

马俊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天真的神情忽然一变，很严肃地压着声说：“西边那家的老头，净招外边的孩子来玩，可淘气啦，不想办法防备他不行。那个老头过去是个不守法的资本家；这会儿搬到这儿来住，还是常使坏心眼，给小朋友毒草书看，还教小朋友折跟斗、打把式。我奶奶说，要跟他斗争，夺后一代。我们院子里成立课外活动小组，搞故事会，搞球赛；今个星期日，我们用废砖头垒球台，准备打乒乓哪。叔叔你搬来之后，可要小心那个资本家老头子！”

我听着小姑娘的叙述，忍不住心里的激动。

这当儿，一个小男孩晃晃悠悠地走过来了。我一看就认出，他是那个害病的孩子。

马俊着急地喊：“小三，你出来干什么？”

小三说：“我上厕所。”

马俊说：“我把便盆给你拿进去了，在床底下。”

小三说：“我不发烧了，能出来……”

马俊又急又气地跑过去，往屋里推着小三：“刚退烧更得好好休息。病要是再闹严重了，我明天上学去，不能带你看病，你妈妈又得请假、耽误工作。”

我听了这句话才弄明白：这个害病的小三，不是马俊的弟弟。

我的心更加激动了，隔着门上的玻璃朝屋里看一眼。我看到新刷过的、雪一样白的墙壁，刚打扫过的、连尘土都没有的屋地；还看到窗台上放着一个用三合板碎片拼成的防煤气的风斗……我好象看到一大群陌生而又熟悉的邻居男女，在我的新屋里亲切又欢乐地说说笑笑；大家干的是各种行业，操着各地口音，却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共同目标，团结友爱地生活在一起……我想起一句诗：“祖国处处都是家”。

我把打开的锁又锁住了，追上马俊，拉过她的胳膊，抖了抖那两把银光闪闪的钥匙，放在她的手掌心。

马俊睁大眼睛很奇怪地望着我问：“叔叔，你不进去看看啦？”

我说：“一切都非常好，我决定跟你们生活、战斗在一起了。”

三天后，我搬到我这新的家。

双 水 插图



青松岗

远 征

天刚蒙蒙亮，小翠奔上了去青松岗的大路。今天是星期日，妈妈要她送张通知给爷爷。她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爷爷啦，巴不得一下飞到爷爷跟前，亲亲爷爷的白胡子。

小翠的爷爷是红卫大队的护林委员，自从青松岗松树成林后，他就搬到山上，搭了个茅棚住下来，日日夜夜地守护着那些翠绿的松树。

青松岗离小翠住的村子有五里路。小翠跑呀跑，一会儿就跑到青松岗下。小翠朝岗上一望，在那松林深处露出了茅棚的一角，便高声地喊着：“爷爷！爷爷！”她一面喊，一面蹦蹦跳跳地跑到了岗上。茅棚静悄悄的，不见爷爷的回音。小翠推开柴门，走进茅棚里，也不见爷爷的影子。小翠感到有点失望，怏怏地立着。忽然一只热乎乎的大手抚摸着她那长着两个羊角辫的头。她回头一看，嘻！爷爷背着竹筐笑咪咪地站在她的

背后。

“爷爷你故意躲着我！”小翠一下抱住爷爷的腿说。

“小翠！爷爷拾松果才回来哩！我见茅棚门开着，以为是小花狗钻进来了。”爷爷说着，走出茅棚，卸下肩上的竹筐，把松果倒在一边。小翠见地上堆了很大一堆松果，奇怪地问道：“爷爷！你拾松果来烧饭吗？”

“不！”爷爷摇摇头说，“松果里面有松子，撒在地里长出来便成松苗，栽到山里大起来便成松树啦！”爷爷说着，指着茅棚周围那排得整整齐齐的松树说：“你看，这些松树不都是松子变的吗？”

小翠抬眼看看这些苍翠茂密的松树，不由欢喜地拍着手说：“爷爷！这青松岗的松树真象是我们红小兵排着队做早操哩！”

“对对！小翠比方得挺象！”爷爷称赞地点点头。

“可是，松树都长得这么密这么大了，还要育松苗干啥呀？”小翠问爷爷。

“我们的松树成林了，可是还有别的大队、别的荒山需要松苗呀！我们这里有了松果，就应该送给别的大队呀！”爷爷解释着。

“爷爷，你把松果送给哪个大队呢？”小翠又问。

“嘿嘿！”爷爷笑了笑，“小翠，你还是那个老脾气，什么事都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对你说，这是秘密。”爷爷说着，为了不使小翠失望，便转了话题：“小翠，你一

早赶到这里来干啥？”

“公社来了通知，要你去开护林会。”小翠从袋里掏出一张通知给爷爷说，“妈妈要我替你管半天山。”

爷爷看了通知，摸摸小翠的羊角辫，问道：“你替我管山，一个人敢吗？”

“敢！爷爷，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保证完成任务。你放心开会去吧！”

“好，好！”爷爷翘起了大拇指，眯着眼点着头，“不过，小翠，你懂得护林的规矩吗？”

小翠指着茅棚的护林牌说：“不准砍树，不准攀折松枝，不准割柴草，不准上山放牛羊。”小翠象数落莲一样，一口气说完了这些。爷爷连连点头说：“对！对！记得挺清楚。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条，要记住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随时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山林。”小翠听着，认真地点点头。

爷爷又笑着说：“小翠，去年一场大雪，把北山坡上新栽的檫树压死了不少，爷爷开好会，顺便去打打听哪个大队有檫树苗，还要到北山坡去看看，得迟一点回来。”

小翠高兴地答应了。

爷爷走了，小翠也学着爷爷的样子，背上竹筐，满山地拾起松果来。初春的早晨，太阳红艳艳的，微风一吹，松树轻轻地摇动着身子，多么美好的树林呀！小翠

时时拾起松果，时时扬起头来，侧耳听听，注意着松树林里的动静。忽然，传来一阵“笃笃，笃笃”的声音。“谁？”小翠立刻警惕地停下脚步，是坏人在砍树吗？她循声仔细望去，原来是只啄木鸟。“啄木鸟是益鸟，它专啄树里的蛀虫吃。”小翠也不打扰它，轻手轻脚地走开了。

春天象孩儿脸，刚刚太阳还开着，一会儿就下起雨来。小翠的头发挂满了水珠珠，衣裳也湿答答的啦。她忙到茅棚里去，卸下竹筐，正想坐下来歇一歇，忽然想起爷爷说过：坏人偷树、偷柴，常拣刮风下雨天，可不能大意啊！于是她忙背上竹筐，戴上爷爷的竹笠，跑出茅棚，从山前转到山后，认真地巡查着每一个地方。

小翠走近北山坡时，忽然瞥见北山坡上有个人影，正举起锄头往地下挖什么。北山坡不是栽的樟树吗？他举锄头挖啥呢？哼！一定是坏人破坏来啦！小翠放开喉咙喊道：“停住！”一气跑了过去。

一个和爷爷差不多年纪的人，放下锄头停住了。那人穿着黑粗布棉袄，一双山袜的袜筒套在裤脚外面，白白的胡子比爷爷的还要长，脸上笑嘻嘻的。

小翠厉声问他：“你到这里来干啥？”

“不告诉你！”那人扬起眉毛说。

“哼，你不告诉我不行，我是在这里看山护林的，你不说我就把你抓到公社里去！”小翠卸下肩上的竹筐，大着胆子走到那人跟前。

“你是看山的，那拾松果干啥？”那人指着竹筐里的松果问。

“我才不告诉你哩！”小翠把竹筐往后移了一下。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拾回去当柴烧，是吧？”那人说。

“呸！咱才没那么自私哩！拾了松果交给我爷爷，送给别的大队育松苗，绿化荒山。”小翠一急，就把爷爷说给她的一半秘密给泄露了。

“送给哪个大队呀？”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其实小翠自己也不知道给哪个大队的。

“呵，呵，我可知道了。”那人笑起来。

小翠直直地盯着他，心想：这人说话吞吞吐吐，满脸装笑，一定不是好人。就一本正经地问道：“喂！你到底在干啥？”

“参观参观你们的封山！”

“参观封山，为什么带锄头？”小翠一边追问，一边机灵地四下看着。猛然，她看见不远地方放着一捆连根拔起的檫树，再看看地上，挖了许多小土坑。小翠一怔，嘿！这人原来是来挖檫树的。这下小翠可恼怒了，她一下抓住那人的衣袖说：“你老实交代，你挖掉我们的檫树，是不是存心破坏！”

“嘎！”那人吃惊地向后退了一步。